

詩  
經  
傳



Z424.9  
19  
·28

·28

# 詩文集

二十八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開元詩文集  
卷之二十八  
朱云  
七言律詩

## 第二十八冊目錄

趙執信	鈍吟集序	一
	毛詩名物疏鈔自序	三
	馮舍人遺詩序	七
	栖雲閣詩序	一〇
	送晉二生歸應鄉賦序	一四
	題幼子慶賦稿	一八
魏世儼	談龍錄序	二二
	潛邱先生墓誌	二六
趙熊詔	魏世儼	二八
	與友人書	三五
	與朱奕瞻書	三七
	同兄弟祭彭西疇文	四一
江天一覽賦		四五
重刊夏忠靖公集序		四五
先天後天論		五五

張符驥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六三
	與范令則先生書	六七
	寄李樗公師書	六九
	依歸草初刻自序	七八
	後一夕感興詩序	八四
	天傭子集序	八九
	募修廣福寺序	九五
	原生	一〇三
	春王正月論	一〇九
	貞節論	一一六
	七出論	一二三
	續古今正統大論	一三〇

魏國公世系考	續古今正統大論	一三七
清響園泛舟記		一四三
仇十洲畫記		一四五
張襄壯侯傳		一五二
江天一覽賦		一五八
重刊夏忠靖公集序		一五一
先天後天論		一五九

練忠貞公傳	一六五	大小序辨	二八七
咸參軍傳	一七〇	三週堂記	二九三
滄浪水樵傳	一七一	見聖記	二九五
程氏敬碑陰	一七六	熊廷弼傳	三〇一
再祭先府君文	一七八	劉青藜	三三七
陸奎勳	一八四	答友人求文書	三三九
與王繪先論學書	一九一	鍾爾知文集序	三三三
與沈方舟論漢詩書	一九三	跋蔡中郎文集後	三三七
與同館論明史書	一九八	明史宦官論	三四一
今文尚書說自序	二〇三	襄城古蹟志論	三四六
陸堂詩學自序	二〇八	襄城河渠記	三五〇
八代詩揆序	二二一	歛硯記	三五五
異域錄序	二二四	夏縣重修溫國公司馬文正公祠堂碑	三五九
徐司寇憺園集序	二二八	孫吏部公傳	三六四
壬午鄉墨序	二三五	朱軾	三六九
大雅說	二三七	春秋綱領序	三七一
魯頌說	二三九	張子全書序	三七四
刪詩論	二四〇	作佛事	三七八
五嶽考	二四七	顧陳垿	三八五
辟廬靈臺考	二五三	答敬亭	三八七
中州河防考	二六三	與沈敬亭藩輔	三九三
先天後天易辨	二六七	與靈皋	三九七
古文尚書辨上下篇	二七三	爲惠天牧學士治疾因其重聽書以代談	四〇五

答蔣三湘帆	四一二
答寄湘帆	四一四
題朱稼翁娛村詩稿	四一八
跋小山集	四二二
八矢注字圖說自序	四二七
趙眉山醫學偶存序	四三一
南圃雜興詩序	四三四
題王秋涯檢討倣惲南田書卷	四三六
爲秋涯跋輿圖	四三九
洗桐抱桐說	四四一
東江先生傳	四四三
儲大文	四五五
答萬鶴淥	四五七
答吳霖蒼覲陽冠山胡坦中	四六一
山西通志序	四六五
河套志序	四七七
明大司馬盧公傳記序	四九一
雪苑朝宗侯氏集序	五〇〇
張文貞公文集序	五〇八
濩澤田公文集序	五一四
碧鮮齋詩集序	五二一
長源詩序	五二六
秋琴詩稿序	五二八

吳氏宗譜序	五三〇
送徐編修冊封琉球序	五三八
書皮光業見聞錄後	五四三
書武夷集後	五四五
原勢上	五六二
釣魚山	五六四
宦官	五六九
門生故吏	五七四
階級	五七八
張齊賢	五八二
大人容物愛物論	五八八
寇準論上	五九一
寇準論下	五九七
申貞	六〇一
嚴真	六二六
逋峭	六三二
尚簡	六三四
望山樓記	六三七
書閩仙故宅	六四〇
邱嘉穗	六四五
與毛會侯先生書	六五〇
與溫陵何禮宗年兄書	六五五
與河州王時齋學博書	六五五

重答家偉元伯書	六六五
上杭縣志序	六九三
東山草堂古文彙選序	六九六
箋注陶詩序	七〇〇
史記手抄序	七〇六
通泉幣	七〇九
去僧尼	七一五
蔣公塔碑記	七二一
遊玉笏峰記	七二五
賜書樓畫記	七三〇
朱澤澐	七三七
強學賦	七三九
寄顧畊滋	七四二
答顧畊滋	七四四
與鄆縣王爾緝論朱子之學書	七四五
與王予中	七四七
選讀朱子文目錄序	七五六
與諸生論讀易	七六一
朱子未發涵養辨二	七六九
何世基	七七八
春松賦	七九二
剿撫長寨紳苗奏請方略摺	七九九
奏開礦廠並開鹽井摺	七九六
莒州月課示	八〇〇
重修壽陽縣志序	八〇三
送河南李甫蒼任鄱陽序	八一〇
書明月皎夜光詩	八一四
三傳得失議	八一七
不賀壽說	八二〇
字學音韻辨	八二三
尚書古文今文辨	八二五
沈元滄	八二九
廣東新語補訂序	八三二
杜詩說正序	八三四
樊川集鈔序	八三八
山海經跋	八四三
嚴氏詩緝跋	八四六
書綏寇紀略後	八五〇
韻府拾遺清本書後	八五一
王導謝安論	八五四
唐太宗論	八五九
杜甫論	八六四
杜工部詩集考	八六七
杜工部暨子宗文考	八七六

## 趙執信

趙執信（一六六三——一七四四）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

山東益都人。詩人趙進美孫，年十八即成進士，散館曾出典山西鄉試。是時開博學鴻詞科，四方名士集京華，執信往來其間，一座盡傾，與朱彝尊、陳維崧、毛奇齡、閻若璩訂為忘年交。康熙二十八年因在國喪期諫集觀演《長生殿》傳奇，被革職削籍，歸鄉築因園，徜徉山水，縱情詩酒終老。工詩，以嚴肅峻刻自成一家。執信係文壇盟主王士禛甥婿，初頗相重，後求士禛為文集作序，士禛拖沓未成，遂致不歡。又曾問詩之聲韻於王士禛，士禛譏而不肯傳，執信乃博採唐人集，排比鈎稽，成《聲調譜》三卷，為古詩聲韻研究開山之作，頗能揣摸唐人古近體詩平

仄聲調運用規律。士禛論詩主『神韻說』，以詩若雲中之龍，以為不見首尾，時露一鱗一爪為最高意境。執信作《談龍錄》與之爭，認為龍之首尾固完好，『詩以言志，詩之中須有人在，詩之外尚有事在』，為詩學理論之一重要流派。文中與士禛詬厲，遂成讎隙。有《飴山文集》、《詩集》、《詩餘》傳世。

李商隱、杜牧、白居易、韓偓、溫庭筠等詩人，多善於用韻，其詩音韻圓潤，音節流美，有音韻、閨苦艱苦之稱。李商隱二十八年因玄同夷晦晏相聞，歸故鄉，四十六名士集京華，詩會吟來其間，一舉盡贊，與夫山東益雅人。詩入賦對美絃，半十八甲戌登第，韓偓曾出典山西職守。

歐陽詩話（一六六三——一七四四）半軒子、張仲谷、張繼齡山房人。

鈍吟集序

文章者，載道與治之器，而非人則莫之託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權在匹夫，蓋千古之變端矣。漢唐而降，朝野相泰，而卿大夫之力恒勝其上者，經術事功足以震耀海內，故一言之發，舉世誦之，即其僅以立言自見者，類學富而名高，不挾官位以為重，其光芒氣燄，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無敢苟為異同。豈若幽潛之士，老為蠹魚，或瑰詞自賞，或寓言托諷，幸則知名於時，不幸則與身俱沒，漠無關於文章之數，可勝道哉。宋儒紛紛，道與治分，浸而道與治與文分，分則文章為無

用之物，而時義出焉。夫文章惟無用也，則無一定之是，非是非無定則爭，爭則求為必勝。於是卿大夫恒以官位之力勝匹夫，而文章乃歸於匹夫矣。常熟馮定遠先生其人也。先生承父兄之學，窮其博而致其精，未嘗稍傍他人門戶也。動不諧俗，人目為狂癡，而為文考據精確，了無牽合。傅會其論古今成敗，必瞭然於其時勢，依倚人情，可見諸行事，不肯迂謬詭激，求人之短。其詩原來詩驗務裨風教，至於條縷體製，含咀雅頌，北宋以來未之有也。書法直接晉唐，引其墜緒，所論列具集中。嗚呼！借使先生躋高位，都大權，得以行其所學，雖未敢謂

能合道與治而一之。以追三代之舊，其能齊文章之是。  
非使天下無異同，若韓、歐陽其庶幾也。而卒窮老以沒。  
抑先生非窮且老，使居高位而都大權，其所就固未必。  
至於此耶？然向之名卿大夫與先生相後先者，詞華可  
以傾軋，當代濡染可以炫惑後來，往往為有識所鄙。日  
以漸滅，以視先生之久而彌彰，人無異詞，相去奚啻什  
伯乎哉？斯集也，非惟後之學為文章者，因以求古人之  
意，蓋道與治之所託咸於是焉。在始先生每下筆不自  
愛惜，故隨手亡失。先生既沒，其友人陸貽典輯其詩為  
七卷，其鈍吟雜錄八卷。先生長子行賢嘗攜以入都，大

為時流驚怪。中聞嚴氏糾謬。一卷尤鉅公所深忌者。執信與先生邑子陶元淳獨手錄而講習之。今行賢與元淳亦已謝世。執信學之三十年。未能窺其萬一。然後之宗法先生。莫有先焉者矣。先生猶子武次子行貞復收拾先生遺詩為二卷。雜文為一卷。雜錄後益二卷。皆鏤板以行於世。距先生之沒且四十年。蓋執信十年以還。四至江南。後乃獲覩其成也。

(清乾隆三十九年因園刻本《趙秋谷先生全集·飴山文集》卷二)

毛詩名物疏鈔自序

宋人有言經亡於漢之窮經者甚矣哉夫漢人之於經特泥耳其相與傳習者事則近古詞類有徵所得什不八九有四五焉而宋人乃從千載以下起而反之所據者一時之意見而欲盡除其所傳習之事與詞乃止雖使與為兩辭而聽於士師竊恐不能勝也而况天下萬世之人之衆其庸可服乎夫經猶海也百家衆流歸之宋之儒者亦一流也其不皆有當也其不皆無當也後之人各擇其意之所合而舉要於理之所不可過是則百世不易者也夫合流之水其不能自為清濁也決矣

又何競焉。烏知夫今之學者泥於宋之一途之乃足以  
亡經乎哉。余幼學喬書，未能通其義。學詩不能舉其詞。  
而已。竊高第廁清職，隨世所作古今體詩及綴雜文，每  
一下筆，茫乎不知本何經，面常赤也。而流輩已見推，或  
謂言理如宋人，豈宋人固易至焉如此哉？由於時制相  
沿，徑路專一，固陋已久，迷惑日滋。始崇宋而棄漢，後乃  
棄經。今則并宋昧之，嗟乎！宋之儒者強合乎先聖，而力  
排夫舊說，特以非是不足以自伸。豈遂謂吾將錮後世  
之耳目心思，而使與經渺不相屬乎哉？是殆非宋人之  
過也。余蓋竊悲之。既免官家居，爰從事焉。身詩始取國

學所刊漢以來詳疏續而錄之，保列其事與詞，而意則無所專主，以俟異日之要於其理。且明乎百家衆流之未博覩，而一時之見之終不足據也。既成卷帙，名之曰《名物疏鈔》，期強力記誦，異於向日之不能舉其詞。後有綴作，將本諸是，庶幾乎孔門多識之義於小子足矣。若曰為漢人功，為宋人敵，余勿敢居也。

(同上)

馮舍人遺詩序

德州馮大木先生，余與同舉於鄉，兄事之。及後同在館閣，以詩相資也。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先生與余各賦長歌，於時名輩自漁洋公而下，莫不斂手。漁洋遂欲裒兩人酬唱之篇，為二妙集，行諸世。先生與余並辭乃止。蓋漁洋公方為詩壇盟主，前所推引者十子，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則田山、蘊侍郎、謝方山郎中也。先生為州里後進，獨以清才健筆，絕塵而奔，一旦爭長且抗行焉。漁洋公色飛心動，終不能羅而致之門下也。余少先生十三歲，越軼山左門庭，棄其家學而宗虞

山馮氏訟笑闔然漁洋亦內薄之先生獨默契無間晨夕磨礲共探六義之旨故其詩標新領異與時消息而神韻冷然去俗遠矣古體取法青蓮極之昌黎着山比興深切風格超峻以餘力為奇情險語邁古駭今至其潛心孤詣雖漁洋田謝諸公知之蓋不能盡而况泛泛者乎先生諱廷樞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官中書丁卯校士於楚為晴川集漁洋評而刻之既而與余惡芟比年所作銅鼓諸什不欲有所依附耳詩日以工名日以盛而迹日以冷官十年不一遷癸酉返里門不擬復出後遊於近畿為雪林集賣田郊郭為曾村集庚辰有不